

真挚情怀

一折秦戏万般人生

○ 闫芳芳



摄影 / 常芳霞

至今有一个癖好,喜欢听秦腔,回想原因,可能就是小时候的耳濡目染。

那时最热闹的就是大队唱戏的时候,也就是唱秦腔的时候,那个可以放电影可以开大会的古老戏台便正式派上了用场。老人们提着小凳早早坐在了台下等着,上午的本戏下午的折子戏,他们一个不落。台下的熙熙攘攘,台上身着红蓝绿黑的演员们却早已进入了角色,时而哀婉哭泣,时而激昂大吼。起初的我看不懂也听不懂,但每每到了吐火、扑跌、耍火棍枪背的时候,便也如男孩一般兴奋,一下两下认真地数着,末了跟着大人们连连叫好。

母亲是个秦腔迷,上午忙着在地里干农活,下午便早早戴着草帽去看戏。一场戏看得汗流浃背,回来时还不忘给我和弟弟带两根糖葫芦和一角报纸包的葵花籽。若没了可看的戏,她便听,家里的那台收音机到了周日中午吃饭的时候,就会唱起秦腔。这时候,父亲也恰好从20公里以外的单位回来了。母亲会把收音机声音放得很大,以至于在大门外都能听见。我知道这是母亲对外的一种

炫耀,那个靠着庄稼吃饭的年代,父亲常年在外,母亲的日子是很难过的,浇地别人会截水,打麦排不上队,父亲在家的日子对母亲来说就是一种“势”的存在。

好像1983年快过年那会吧,父亲买回了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我和弟弟乐坏了,因为正值《西游记》播出火热的时候,可没多久甜蜜的美梦便被残酷的现实所打破了。那时候,陕西电视台的《秦之声》和《百戏汇》都是母亲必不可少的观看节目,我们只能错档排队。

母亲最喜欢的是周一到周四的《秦之声》戏迷大叫板,在地里忙碌了一天的她,坐在电视机前格外的精神。她会乐滋滋地说这是什么戏,谁唱的。于是,我也从母亲那里知道了马友仙的《断桥》、李爱琴的《周仁回府》;也知道了《辕门斩子》的故事,知道了《三娘教子》的典故。我至今还记得无农活的冬天,母亲坐在炕上一边纳着鞋底,一边跟着电视机里的调调哼唱的模样。在我的印象中,母亲就像戏文《探窑》里的王宝钏,一生坚强,在父亲外出工作的近25年以及车祸后的20年里,母亲毅然撑起了我

们这个家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,秦腔不再简单以生产队集齐的形式演唱,哪里有交流会哪里就有秦腔。四方的戏台下,汇集了走南闯北做生意的人,当地的老奶奶们会早早地占据最佳位置,东家长李家短地闲谝着;老翁们则几人成堆地掀着花花牌,等候着锣鼓架势的开响,等戏散了,他们更喜欢一人来一大碗十块钱的羊肉泡馍,大快朵颐之间,那油汪汪的汤汁挂在胡须上闪动,好像幸福的泡泡。

2016年8月25日凌晨,母亲去世了,弟弟请了当地有名的剧团,在村子里唱了三天两夜的秦腔,方圆七八里的人都赶来了。那晚祭奠烧纸的时候,一折子《哭坟》让我肝肠寸断:“……再不能听娘的声音见娘的尊容,再不能娘把你儿叫几声。再不能夫妻们双双来把老娘来孝敬,再不能早进茶膳夜点灯。再不能出门做业对娘来问禀,再不能回家来听娘的声……”那一声声“娘啊娘啊”,哭出了我“子欲养而亲不在”的遗憾和无奈,哭出了从此再无人任我娇纵为我操心的孤寂和悲凉。

母亲不在了,留下了一直依靠着母亲

的父亲,他更加的沉默寡言。我常见父亲一个人拿着那个收音机躺在床上听秦腔,像极了母亲的样子。那小小的盒子里传出的悲戚戚的唱腔,让我知道,父亲又在想念母亲。

因为母亲的喜爱,也因为年龄的增长,我也喜欢上了秦腔,常常会在夏日的傍晚驻足周边公园或小区广场,看着秦腔爱好者们聚簇在一起拉胡扯嗓,偶尔听到一两句熟悉的也会跟着哼唱。遇到烦心事的时候,会听上一段商芳会的《三娘教子》或《下河东》,在那悠悠的调调中我恍惚看见了老家院子里母亲和灰抹墙的场景,看见了母亲头戴汗巾摇帽的样子,还有她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:一切都会过去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“你穿上凤冠霞衣,我将眉目掩去,大红的幔布扯开了一出折子戏”。人生就是一出折子戏,在你呱呱落地的那一刻,你就已经上了戏台,无需惶恐,不必气馁,只要我们扮好自己该有的角色,在剧中尽情释放欢乐悲喜,哪怕帷幕退下,哪怕油彩拭去,留下的依然是动情的演绎。

(作者供职于陈仓公路段)

岁月笔记本

忙毕

○ 刘小会

关中西府北山把夏收叫“忙里”,龙口夺食,三夏大忙,其他天大的事都要放下来忙夏收。等麦子颗粒归仓后,那一段清闲日子就是“忙毕”了。

忙毕没有雨,麦茬子像要被烤焦,走近地畔能听见吱吱的响声。蚂蚱灵巧地从地上零散枯黄的麦秆上跳起,落到新出的麦苗茎叶上又很快钻进裂开的地缝里。前几日青涩的核桃已变得暗黄,从圆润的树叶后露出半个身子,老杏树的秀枝上坠着又黄又大的果子,微风掠过就跌落几粒,李子半红半绿在纤细的枝条上一字排开,裹着一层果肉,梨子翠绿酸得渗牙。

母亲和伯母们不等日头偏西,整后晌头碰头坐在院子的核桃树下纳鞋底说闲话。说晌午的吃食、各自娘家的近况、说正月出嫁的二姐有了,也悄悄说给三哥媳妇凑彩礼的事。我跟着堂姐堂妹拿了小板凳围在跟前,大伯母就递过针线笸箩让坐远些编线去。

夕阳从树枝间漏下,洒到脚背上有点烫。

忙毕男人也歇着,要等下过一场透雨人伏了才开始犁地,把麦茬地深翻三遍沤肥。他们常常把汗衫脱下搭在光脊梁上,坐在村口的槐树下乘凉。等太阳下山后,去对面坡上割一捆苜蓿或野草回来喂牛,趁农闲青草旺给牛追肥好使力气。

八十一岁的洋芋老汉还是那么硬朗,光脊梁披着对襟袄坐在村口槐树下的碾盘上抽着旱烟,望着通往村外的小路出神。不时有女人呐喊:“爷,娃子跑水库要水去么?”洋芋老汉瓮声瓮气地说:“看着呐。”村口有个大水库,忙毕总有娃要水出事,有洋芋老汉看孩子,村里人都踏实。

忙毕最热闹的事是换西瓜。村子在沟里,吃西瓜要走十几里地上塬还不一定碰得上卖,不然就得去镇上赶集才买得到。忙毕就有拖拉机拉着西瓜,一路吆喝着走村串户用小麦换西瓜。每次听到拖拉机从对面坡上冲下来,母亲们就都早早散了,回家把新碾的成色差的麦子收拾干净,弄半蛇皮袋子背到车跟前,挤进人群里东挑西捡换西瓜。瓜贩子一到站就准备好预定的大西瓜让品尝,各家掌柜的都忙着看称挑西瓜顾不上吃,眼疾手快的媳妇却会抢上好几牙给娃们吃。村子交通不便,来的西瓜其实一点都不新鲜,但谁也不介意,有西瓜吃就好。娃们只管吃得西瓜水顺着胳膊肘和下巴淌,洋芋老汉没牙,也吃得满胸膛是水。

忙毕有“麦上场女看娘”的习俗,出嫁的女子都要抽空回娘家走亲戚。领着大的抱着小的,茶叶烟酒是女婿上门必备的礼当,偶尔也有力气大扛着西瓜来的。一般大小的女子回娘家了也聚在一起说说话,比比各自是生了儿子还是女子,娃娃谁大谁小。她们从来不比当家的能耐,怕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面子。

忙毕,是娃们最高兴的时候,暑假不用上学,满世界撒欢。忙毕,也总有上高中和大学的出远门的娃娃回来,给村里带来新鲜事和新气象。

忙毕,一料庄稼收罢,颗粒归仓,家家粮囤冒尖。忙毕,是农人休养生息的好时候,歇尽夏收的劳累,又要迎接紧张的秋天了。

忙毕,也是希望的开始,总有几个娃考上大学,也总有几个娃毕业终于能上班挣钱,父母也好松口气。

(作者供职于宝鸡市秦龙远输集团有限公司)

史海钩沉

山涛:

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智者

○ 田新科

魏晋时候有个女人,她的丈夫有两个朋友,一见面前聊个没完,她很是奇怪,就问丈夫:你们怎么能这么好?一天到晚都聊什么?于是,她就撺掇丈夫把朋友拉到家里留宿一晚,准备观察一下,这两个人究竟有什么本事,会让自己的丈夫沉浸其中?当晚她就在隔壁房子偷听,结果怎么样呢?他们聊多久这位妻子就听多久,听了一夜都意犹未尽。之后,她就对丈夫说:“你的才情和志趣和这两个人相比差太远了,你如果真想和他们成为好朋友,那就要靠你的气度。”这两个厉害的人物是谁呢?他们就是“竹林七贤”里的嵇康与阮籍,而这位丈夫就是竹林七贤的老大哥山涛,这段故事也是《世说新语》“契若金兰”的由来。

山涛,字巨源,河南武陟人。早年孤贫,寒门出身的他喜好老庄学说,历任侍中、吏部尚书、太子少傅、左仆射等,封新沓伯。他年轻的时候妻子嫌他无所作为,他就和妻子半开玩笑说:“我将来要位列三公,不知道到时候你配不配做三公夫人。”可见山涛年轻的时候就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,后来他真的做到了三公。

与嵇康和阮籍不同,面对黑暗的朝堂,山涛只身跳入这浑浊泥潭之中,他不是与黑暗的现实同流合污,而是身陷污泥之中从来不染。他曾任吏部尚书,相当于今天的中组部长,有多次向朝中大臣行贿,别人都悄悄进兜里,他怕驳人面子,收吧又不是自己的本性,就把东西贴好封条全部封存到阁楼上,后来行贿的人被抓,山涛打开阁楼,大家看到这些东西布满了灰尘,封条还是完好如初。他做了十多年的吏部尚书,那可是个肥差,哪个官员想升迁,不得给他点好处,可是他清廉正直,凡提拔人才必亲做评论,然后公奏,所选用的人才列名成册,在当时被称为“山公启事”,在今天我们还用山公启事来形容公开公正选拔人才。山涛死后,人们才发现这样一个位列三公的人,居然两袖清风,清贫至此。据说他家从来不养奴婢,家里的房屋还不够子孙们居住,连皇帝都看不下去,这才帮山涛建了新的住宅。

山涛曾经推荐自己的好友嵇康接替自己原来的官职,被嵇康断然拒绝后,还收到了那份令当时舆论哗然,冠绝古今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自己一下子被推到嵇康的对立面,并把自己定格在天下读书人的耻辱柱上。没有人知道山涛收到这封信的感受,史书也无从提及。但嵇康被行刑

前说了两句话,一句是:“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”;另一句话是叮嘱他的十岁的儿子嵇绍:“巨源在,汝不孤矣!”就是说世上从今往后不再有嵇康弹奏《广陵散》了;告诉儿子嵇绍有你山伯伯在,你不会成为孤儿的。一个被公开绝交的人,却最终成为托孤的人,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,把他嵇绍抚养成人,在司马炎大赦天下诚招名士的时候,将其从黑暗的角落里举荐给了朝廷,当时朝廷秘书丞出缺,山涛为嵇绍作保,并为他争取到他父亲生前都达不到的荣耀,这就是山涛。

每当我回顾这段历史,总是感慨万千,“竹林七贤”为什么能流传千古,作为魏晋风度的嵇康、阮籍作为士林领袖和代表,为了信仰,不与司马氏为伍。山涛则是更是面对黑暗,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做一点贡献的典型,可谓污泥中注入的一股清流。

回到现实,我们有幸生于今天的太平盛世,面对复杂国际环境,面对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,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,读书是为了什么?做官应该为谁服务?哪怕为这碎银几两,也不为这纷杂的世界所动。自律、自省以前人为榜样,干好本职,守好本分,为国家繁荣富强各司其职,各尽所长。

(作者供职于渭南公路局故市超限运输检测站)



我与《陕西交通报》不能割的“经经扯”

○ 梁胜利

也许是年龄大了,最近老失眠,老中医说到了一定的年龄,就要学会割舍,心里想的少了自然就能睡着。老中医的话初一听还是这个理,一到休息的时候工作上的事、老人的事、孩子的事可不一股脑地全来了。可再一想,老中医的话说着轻巧,可真正做起来就难了。人这一生遇到的有些人、有些事是不能割的,就像我和《陕西交通报》的“经经扯”(注:陕南佛坪方言,意思是有关系、有事故、有矛盾、有纠结的意思)。

说起我和《陕西交通报》的“经”,就不由地想起1998年刚参加工作的情景。那时候刚进单位什么都还不懂,领导就对我说:“小梁,你现在是我们单位最年轻最有文化的人了,以后宣传工作就交给你,不说多,你要能像市处的老佐,一年在《陕西交通报》上上几篇稿,那以后你的名子在运管系统就算是挂上号了。”从那时起,在《陕西交通报》上篇稿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和最高目标,佐老自然成了我第一位新闻写作老师。

佐老全名佐振明,认识他时他已临近退休。在我的记忆里,他个不高,是位老烟枪,一遇写材料,便烟不离手。部队培养出他刚正不阿的性格,这种性格也体现在他的文章里,他的稿子很朴实,常用大白话,平常人都读得懂,喜欢看。我起初写的稿子喜欢请佐老看一看、改一改,他说:“写稿子特别是新闻稿不能吹,不能怕,有啥写啥,老百姓自然爱看。”这也影响了我对新闻稿的基本认知:新闻是给大家看的,大家能看懂,愿意看,新闻才有价值。

后来,佐老光荣退休,我在通讯员岗位上渐渐有了些小收获,每个月都有那么一两篇小豆腐块出现在《陕西交通报》的报端上。就那么神奇,看见自己的名子以印刷体的形式出现在报纸上,这心里就是那么自豪。我对宣传工作的认知从单纯的完成领导交办的一项工作任务,转变成一种兴趣、一种责任。

交通事业大发展,《陕西交通报》也在同步成长,从四开四版到对开四版,从旬报、周报到周二刊,更有电子版网上同步出刊,我上稿的

次数和得到报社老师指导的机会也多了起来。记得有一次,佛坪的山茱萸花开了,刚修通的通村路掩映在金灿灿的茱萸花海中,特别美。心里一热,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图片新闻素材嘛,只可惜摄影技术还是个“大白”,拍出来的照片要内容没内容,要角度没角度,要层次没层次,要色彩没色彩。偏偏又遇上我这么个“瓜大胆”,草草投稿,结果被报社老师退回来,还给我打来电话:“小梁,你投的稿叫茱萸花海游,花呢?海呢?”问我脸红到了脖子根。受了这次“教育”,我几个月不敢给报社投稿,悄悄参加了县上的摄影协会,用“私房钱”买了相机,虚心向前辈学习摄影技术。虽然到现在摄影技术还是不佳,但学会了欣赏,知道了什么样的照片可以用,什么样的照片不能用。

在《陕西交通报》的鼓励和鞭策下,我的工作能力一点点积累,2011年我从佛坪县调到汉中市运管处工作,主要负责全系统的宣传工作。这一年我们有幸把《陕西交通报》一版主编张路请到汉中做专题辅导。我们运管系

统11个县区的20多名业余通讯员一起参加了这次辅导。从如何发现新闻线索、如何策划专题、如何配图,到如何提高上稿率,他给我们描绘了一张清晰的《陕西交通报》上稿“先遣图”。这一年我们汉中运管系统在各大媒体的上稿量创了新高,我也得到了一本值得永远珍藏的《陕西交通报》优秀通讯员”荣誉证书。

2018年,受组织信任,我参加了脱贫攻坚工作,到镇巴县观音镇大市川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”。这些年通讯员积累下的宣传功底,给我的驻村工作带来巨大帮助,让我更愿意倾听群众的诉求,更方便走进贫困群众,更容易取得基层干部的支持。当然,闲暇之时,浏览一下《陕西交通报》也成了我的必修课。当我从《陕西交通报》上看到各地有关交通扶贫的报道后立即有了想法。镇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,山区群众深受交通不便之苦,物流不通畅,人们出行不便,经济发展缓慢。村上的老支书向发昌想带领群众发展肉牛养殖产业,由于交通不便,买良种牛的运

费每头要比平川县高出500元,大家辛苦一年把牛养大,卖成品牛时,卖价却因交通不便,要低出300元,这一进一出,给大市川村的牛肉、高山茶叶、生态猪等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大打折扣。驻村几年,我和村两委积极向市县争取项目,动员群众支持修路架桥。受益于脱贫攻坚行动,大市川村新建了8公里产业路,把茶园、桑园、牛场、中药种植基地串成了产业区,汉中市交通局运管处先后争取项目资金100余万元给大市川村建客运站、修便民桥、通客车、通邮,2021年1月开通了汉中—镇巴首条定制客运线路,依托这些条件村上的大网红“农民阿志”在抖音上把大市川的茶叶、羊肚菌、粉条、笋干卖出了镇巴,卖出了汉中,卖出了陕西,说起来这还有《陕西交通报》的一份功劳。

如今,我已结束了驻村工作,但我和《陕西交通报》的“经经扯”还将继续,作为一个行业的“窗口”,它将一直深深影响着我。

(作者供职于汉中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)